



北京日报 北青网

作为AI原住民,越来越多孩子已经用上了AI。在生活中,他们把AI当成玩伴,与智能体聊天;在学习上,他们把AI当成助手,让错题本升级。AI给孩子们带来新的体验,也带来新的隐忧。由于普遍缺少“未成年人模式”,AI未必适合孩子肆意畅玩。要想让孩子真正用好AI,仍需家长和老师加以引导。

尝鲜

当成生活百科
化身学习助手

“爸爸平时习惯用AI查东西,孩子发现总能很快给出答案,也开始变着花样考AI。”据王女士回忆,女儿清清从去年夏天开始就成了AI的使用者,“那会儿还不到8岁,完全是出于好奇,逮着AI各种问”。

外出用餐,清清会用AI查墙上看不懂的韩语;走在路上,清清也会用AI搜不认识的花草。在清清眼中,AI是个无所不知的“大百科”,还是个随叫随到的“小玩伴”。在车里无聊时,她喜欢跟AI比拼“脑筋急转弯”。

前不久,8岁多的辰辰也对AI开启“连环问”模式。“太阳为什么会发光?”“外星人存在吗?”……脑洞大开的他每天都有“十万个为什么”,而AI总能“有问必答”。作为家长,徐先生暗自窃喜,“起码孩子在动脑筋想问题,这种求知欲值得鼓励,AI也确实让他学到不少新知识”。

对于9岁的希希来说,AI或许更像个“电子宠物”。“她从同学那里听说的,回来自己搞了个智能体。”周女士发现,女儿将智能体设定成她喜欢的形象后,经常东一句西一句地“逗弄”对方。于先生也发现,快10岁的儿子浩浩最喜欢的就是跟AI闲聊,“他不光自己聊,还创建了好多个智能体让别人聊,最多的一个粉丝居然有3万”。

相比之下,12岁的涵涵解锁了更多“玩法”。在攻略的帮助下,她让AI化身学习小助手。

“可以用AI生成口语陪练设定,然后用这些要求创建自己专属的AI智能体,比如一个美国小女孩,这样就能随时随地跟对方用英语聊天,还挺好玩的,比跟外教聊天更放松。”除了口语陪练以外,涵涵还创建了单词听写助理、古诗词背诵达人等多个AI智能体。“像单词听写助理,可以设定每个单词读两遍,听到‘写完了’以后再继续,听写完还能检查。本来很枯燥的事,自己设定完好像也变得有意思了。”

最近,涵涵又用AI给错题本进行了升级。“过去整理错题本费时费力,有时候感觉只是走个过场,弄完其实还是一知半解。”现如今,涵涵学会了将错题拍照后发给AI,让对方帮忙找出这道题所涉及的知识点,再结合相应知识点出三道类似的题,“这样就能做到举一反三,学得更扎实”。

看到女儿将AI开发出这么多功能,郑女士直呼“大开眼界”,“‘10后’对AI的接受速度果然比我们快多了。”她笑着说,“之前还在纠结要不要买AI学习机,现在经她这么一弄,普通款的平板电脑直接成了定制款的AI学习机,有种立省几千块的感觉。”

代写滋长惰性、未设安全围栏……

「未成年人模式」

AI

何时用上?

隐忧

内容未根据使用者年龄
进行区分与把关

“AI确实强大,但要看孩子怎么用。”开学后不久的一个周末,韩女士趁四年级的儿子小宇在家写作文时出去买点东西,结果回来发现向来拖拉的儿子居然“下笔如有神”。“老师让写喜欢的小动物,他写家里养了一只小狗,小狗长什么样、怎么跟小狗玩,都描写得绘声绘色,但家里根本没养过,语言风格也跟他平时完全不一样,可以说是‘一眼假’。”

面对妈妈的质疑,小宇很快“如实招来”。“原来是用他平板电脑上的AI生成的,自己直接照搬。”韩女士严肃批评了小宇,告诉他这样的行为等同于作弊。即使交上去,老师也能看得出来,等考试时还是会“打回原形”。

王女士从女儿那里得知,老师已经在课堂上“郑重警告”。“他们现在二年级,刚开始让练习写小作文,老师就说看到有同学是用AI写的,这种情况一律不给分。”在王女士看来,等到孩子再大些,用AI偷懒的情况或许会更多,“毕竟AI谁都能用,使用上也没什么限制,很容易滋长惰性,让孩子产生依赖”。

相比起偷懒来说,于先生更担心AI对儿子的心理带来不利影响。“孩子可能背着父母偷偷在上面说脏话,或者再大点儿以后,聊个所谓的‘女朋友’。”于先生还发现,儿子曾经创建一个具有受虐倾向的智能体,“类似一只小猫或小狗,打它一下会求饶,结果有好多过来‘虐’它,不知不觉中就诱导了不良倾向”。

于先生始终坚信,无论是对虚拟世界的AI,还是对现实生活的人,都应当让孩子秉承一致的道德水准。“如果对AI可以恣意妄为,孩子就有可能把这些行为带到现实生活中,所以还是应该加以约束。”

身为律师,周女士也敏锐地觉察到,AI大模型并没有推出“未成年人模式”,“这就意味着,上面的内容未设‘安全围栏’,没有根据使用者的年龄进行区分与把关,缺少必要的边界和规范。一旦出现不当信息,可能就会影响未成年人身心健康。”周女士还提出,AI大模型在防沉迷等方面也还有待加强,“目前更多的还只是在想着如何吸引人,这会让孩子越用越上瘾”。

周女士认为,AI大模型也有必要推出“未成年人模式”,根据不同年龄阶段未成年人身心发展特点和认知能力,为未成年人用户提供适龄的产品和服务。

引导

“保持怀疑态度
不能一味相信AI”

如何让孩子真正用好AI?北京石油学院附属小学语文老师樊微微尝试引导学生给AI当导师。

“《鲁滨逊漂流记(节选)》是六年级下学期的一篇课文,这个单元习作要求是写作品梗概。”樊微微发现,刚好AI有“下达指令生成图片”的功能,而下达指令的过程恰恰可以锻炼学生提取关键信息、修正信息、综合概括的能力。

“我们在整本书阅读中,让全班38名同学每人认领6页,分别用100字来概括,再转化为AI指令,这就需要把抽象词转化为具象词,否则AI不懂我们的用意。”通过比较两套话语表述方式,樊微微让学生们明白了“人人对话”和“人机对话”的差异。

在科幻小说的写作中,樊微微更是鼓励学生用好AI。“科幻小说的一大难点就是孩子没有专业化的研究背景,那就可以让AI帮忙,这比请教专业人士或者翻看专业书快多了。”樊微微让学生用AI一步步回答自己感兴趣的某一领域最新研究成果,对未来趋势进行展望。“学生要自己锚定一个或几个主人公的人设,规划一波三折的故事,再让AI将研究资料和故事梗概整合起来生成文章。”她要求学生以导师的视角,审视AI生成的文章到底好不好。

对待AI,樊微微坚持将规则前置,“我告诉学生,要保持怀疑态度,不能一味相信AI。”

专家

多方面发力
帮助孩子用好大模型

用好人工智能大模型,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究员孙宏艳对此提出多方面建议:从家长层面,要接纳孩子对新技术的好奇心,引导孩子去探索用新技术管理和使用手机;从技术层面,可借助AI大模型等技术,将此前青少年模式的“一刀切”式设置转化为个性化防沉迷,用AI大模型为每个孩子量身打造个性化的守护方案;从企业层面,要以儿童友好为原则,尽快推出适合未成年人的AI大模型,同时嵌入手机管理的定制化方案,及时向家长、教师反馈未成年人使用手机等数字产品的行为,使人工智能更好地为未成年人健康成长服务。

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建议,防范未成年人手机沉迷,同样需要家庭、学校、企业、社会各方共同聚力创造条件,破除沉迷要从内心确立主人翁意识开始,需要留给孩子足够的自主安排的时间、空间和自主选择的内容。



建隆/制图